

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上海會文堂印行
唐駝署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目錄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韓愈禘祫議

論佛骨表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蘇軾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目錄終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時德宗于奉天行宮廡下置瓊林大盈二庫貯諸道貢獻之物贄上書諫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以上言天子不蓄私財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以上言開元始置二庫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

饗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闥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慢局縛切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音咄咄音咄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以上言大難未平不宜遽私二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音暗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音淡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怨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以上言軍情離怨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眾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疆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沸音沸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

時病其太。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眾。

人或不幸。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雍

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

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以上言所以致離怨之理。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

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

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

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

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

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芬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

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

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音古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

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以上請改過散財。

註釋

鳩聚漢文句

見賈捐之罷珠崖對

晉武句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璜獻堆頭表帝命焚之于殿前

懼然

遠視也。噢咻病聲。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三 奏議三 二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亡民唱

也。食攜也。離也。弗達也。

燕昭句

戰國時燕昭王築臺于易水東南。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殷紂句

史記紂始為象

箸箕子數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

周文四句

見孟三無私。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

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廉賈

史記賈賈三之廉賈五之註廉賈賈而賈賤而買故十得五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音善。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廢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廢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

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以上備舉五說之不可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麤同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名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自陳已說

註釋

右今年十六日句

時貞元十八年

自建中之初二句

建中德宗年號。按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請為獻祖懿

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以上言事佛得禍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音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嚙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以上言憲宗不應信佛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

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山穢之餘。宣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列被音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以上請屏斥。

註釋

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以問羣臣。傳毅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

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

帝舜及禹

以上年歲皆出皇甫謐

謚帝王

殷湯亦年百歲

見帝王世紀

湯孫太戊二句

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丁也。

周文王二句

見禮記

穆王句

書穆王享國百年。

元魏

後魏之別稱。後魏本姓拓跋氏。孝文帝改姓元。故稱元魏。

三度捨身施佛

帝崇信佛教。三度捨身同泰寺。

餓死臺城

侯景反。陷臺城。帝為所制。飲膳亦被裁節。遂殂。臺城六朝時宮城也。在今江蘇江寧縣。元武湖側。

唐高祖武德九年。詔沙門僧尼道士女冠。

鳳翔

今陝西鳳翔縣。

昇也

奔波

跑謂之波。

宣政

殿名。

禮賓

禮賓院名。招待四夷使者之所。設宴

也。一襲。單複具謂之一襲。

桃茢

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註。桃。鬼所惡。茢。葦蒿。可捍不祥。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同。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同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

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然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

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註釋

仲虺

湯賢臣

陳執中

宋南昌人。仁宗時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梁適

宋東平人。仁宗皇祐五年與執中俱為宰相。

除改

拜官曰除。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通司。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

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他同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以上總起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音換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

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宣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久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總言結人心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其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

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以上論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於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